

读 书 人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新

亚洲半球

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

〔新加坡〕马凯硕 著 刘春波 丁兆国 译

思考亚洲、美国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没有哪个评论家能望马凯硕之项背。在以后十年之内，本书是任何希望或将要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所必读之书。此外，所有希望理解或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亚洲人也该读这本书。

——劳伦斯·H. 萨默斯，美国第71任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新亚洲半球

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

〔新加坡〕马凯硕 著 刘春波 丁兆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亚洲半球: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新加坡]马凯硕著;刘春波,丁兆国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2

ISBN 978-7-80170-893-9

I. ①新… II. ①马…②刘…③丁… III. ①政治—研究—亚洲②经济发展—研究—亚洲 IV. ①D73②F1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8941号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by Kishore Mahbubani

Copyright ©2008 by Kishore Mahbuban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7929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宗 边 庞子杰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印 制 寇斯芸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二零一印刷厂

开 本 700×990毫米 1/16

印 张 16.5 191千字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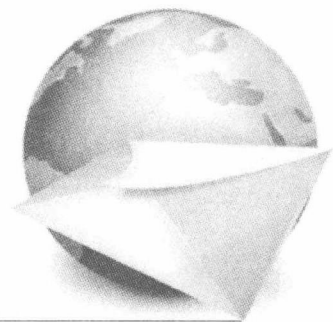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转出版部

目录

Contents



导言

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 / 1

西方称霸世界史的年代已近尾声,亚洲社会正以势不可当的力量东山再起。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是危机,更是转机。

第一章

未来的三种可能 / 11

人类的未来,究竟是全球齐步迈向现代化,还是亚洲现代化但欧美退回安全堡垒,或是“西方”的终极胜利?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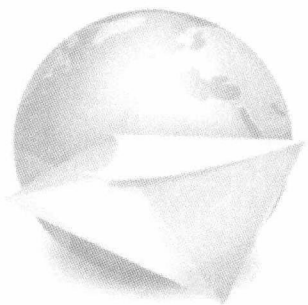
亚半球崛起的七大支柱 / 47

亚洲各国如何汲取西方发展的成功秘诀——自由市场经济、科技、用人唯才、务实、和平文化、法治及教育?

第三章

西方为何不欢欣鼓舞 / 91

交出权力,从来都不容易。西方国家若不承认自己过去把持世界,也不考虑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与亚洲分享权力,必然招致灾难。



第四章

“去西方化”的世界历史新页 / 113

我们已进入“去西方化”的时代,中国、印度及伊斯兰世界由于文化信心日增,与西方的看法已渐行渐远。

第五章

西方无能,亚洲胜出 / 157

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这是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了。

第六章

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 / 215

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亚洲国家尚未准备就绪,世人屏息以待全球领袖的出现。它必须掌握民主、法治、社会正义的原则,重视伙伴关系及具有务实精神。

致 谢 / 259

导 言

为亚洲乐观的未来而行动

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已经深入到我们大脑中的每一个角落。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3—1946)，

英国经济学家，

摘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西方世界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亚洲的崛起同样也会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本书所描写的就是亚洲正在崛起的原因，这种崛起正以怎样的力度改变着世界以及西方将如何艰难地适应这些变化，尽管西方应该为亚洲的崛起而喝彩。本书同时也为如何处理那些正在逼近的挑战开出了良方。

亚洲的崛起将有益于整个世界。首先，数亿人将摆脱贫困的厄运。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使其绝对贫困人口从原来的 6 亿下降为

目前的 2 亿。^① 印度也同样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绩。实际上，联合国之所以能够完成它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一——到 2015 年使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一半，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和印度都大大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按照西方任何一个伦理学家的标准——从 19 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到康德的道德律——亚洲的崛起都给全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好处。从纯粹的道德标准出发，西方世界也应该欢迎亚洲局势的这种转变。

其次，亚洲的崛起所带来的利益并非仅限于道德方面。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会变得越来越和平与稳定。2005 年 9 月，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呼吁中国要在国际体系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从那以后，中国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实际上，绝大部分亚洲人都想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表明，亚洲人民已经成为 1945 年美国和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开创的开放性的多边体系中的最大受益者。今天，很少有亚洲国家想破坏对它们有益的这一体系。

本书将频繁使用“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并在第一章中给出充分定义。每一个西方读者应该都能直观地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它所描绘的西方社会不仅包括物质领域还包括道德范畴。对全球而言，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就是亚洲的现代化正在向亚洲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蔓延。半个世纪以前，亚洲只出现过两个现代化国家——日本和以色列，它们分别位于亚洲的东西两端。在它们之间横亘着一片漠视现代化和发展的人海。但是日本的成功示范引发了

① 作者此处说法疑有误。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范小建 2008 年 10 月 17 日语，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从 1978 年的 2.5 亿下降到目前的不到 1500 万。——编者注

整个亚洲一系列的成功故事。首先，日本被“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所效仿。然后，当中国开始意识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做得比自己好的时候，便决心通过实施自己的“四个现代化”计划来加入到它们的行列。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球最快的。中国的成功又刺激了印度的崛起。现在，数十亿亚洲人正在向现代化进军。

对全球而言，一个更好的消息是西亚的伊斯兰国家也开始稳步向现代化进军。从巴基斯坦到伊朗，现代化的全面铺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色列将不再是西亚唯一的现代化前哨。最终，它将有同样现代化的邻国。这看上去像个荒诞不经的梦想，但是，亚洲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和成功已远远超过大多数亚洲人最不着边际的梦想。懂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本书出自现实主义作家之手，立足于乐观主义的观点，认为亚洲将是未来全球的主角。通常情况下，今天的亚洲人不需劝说就相信这种乐观主义。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全球悖论：直到现在，全球最乐观的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然而，当它们应该为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欢欣鼓舞时，它们似乎正在丧失这种乐观。

当众多西方人的目光投向 21 世纪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漆黑的景象，而不是人类文明史上新的黎明。这是一种奇特的发展轨迹。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西方世界拥有到目前为止最开放和最具活力的文明，在那期间，它将整个世界的大部分重担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正是西方世界扣响了亚洲奔向现代化的发令枪，因此它应该为世界历史的这个积极的新趋势而欢呼喝彩。但正相反，西方世界的首脑们却对此充满了恐惧和不祥的预感。我希望能够对这种状况加以阐释。

显然，亚洲和西方在新世界的本质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发展

并达成这一共识的需要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我们正进入世界历史上最具可塑性的时刻，我们今天所作的决策将主宰 21 世纪的进程。今天，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来为地球上 65 亿居民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潜能，尤其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爆炸，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机会。但很明显，世界首脑们——特别是西方首脑们——的心理依然受困于过去，不愿或者不能确信他们也许不得不改变他们的世界观。然而，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就会犯战略性的错误，甚至也许是灾难性的错误。

2003 年 3 月，美国和英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决定就是其中的一个错误。或许我们可以相信，美英只是打算把伊拉克人民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并使世界摆脱一个危险人物——萨达姆·侯赛因。小布什和布莱尔都没有恶意，但他们的心理被一种有局限性的文化背景——西方心态——所束缚。美国许多重要人物都确信，入侵的美国军队会受到夹道欢迎，快乐的伊拉克人民会把玫瑰花瓣撒满街头。然而，历史的发展轨迹在 20 世纪下半叶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今天，没有任何国家会欢迎外国入侵者！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都会欢迎西方军队踏入其国土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入侵，尤其是占领伊拉克，将被作为一次无比巨大的拙劣行径被铭记。即便这次行动得以很好地执行，它也注定要失败。即使英国在 20 世纪早期（准确地说是在 1921 年）成功入侵并占领了伊拉克，但没有哪支西方军队能够在 21 世纪初成功地复制这一行为。1920 年，温斯顿·丘吉尔作为陆军和空军大臣负责在英占伊拉克镇压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反抗。他之所以取胜是因为他获得了可以使用毒气的授权。当时丘吉尔说：“我强烈赞成用毒气来对付那些不文明的部落。”然而，如果布莱尔在 2003 年也使用同样的手段，他将被钉死在十字

架上。

在 21 世纪之前 3 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世界历史的客体。驾驭历史的决定往往是在少数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的首都作出的，大多数时候是在伦敦、巴黎、柏林和华盛顿特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没有征求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意见的情况下就爆发了。今天，西方世界之外的 56 亿人民不再接受由代表西方利益的西方国家单方面作出的决定。

那 21 世纪会被看成是西方胜利的历史时刻还是失败的历史时刻呢？答案现在还没有，它取决于西方对待亚洲崛起的态度。现在，世界上梦想过上西方式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和印度人并没有对此抱有渴望。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可以过上这种日子。他们的理想是达到美国和欧洲现在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他们只是想复制西方而不是控制西方。

因此，西方梦想的普遍化，应该代表西方的胜利。然而，很多西方领导人开始发表言论，称世界正变得多么“危险”。2006 年 8 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曾经这样说过：“美国人民需要知道他们正生活在危险之中。”其他西方领导人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2005 年 2 月，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米歇尔·巴尼耶曾发表声明：“我们在同一时刻迎接这么多的挑战，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不稳定和混乱因素。”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威尔逊曾经这么说：“面对越来越小、越来越危险的世界，加拿大正在开始行动，重新聚集我们的力量来应对人民正面临的新威胁。”这些言论反映了一种新的西方时代精神：坚信世界正变得更加危险。

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它坚信社会进步的最好状态就是

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后的状态。这正是西方世界获得其最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苏联解体了。相反，西方社会更具理性和开放的新观念，很少被意识形态的窄小外衣所束缚。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却变成了一个被意识形态所驾驭的实体，民主的氛围——这一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尚的想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坚持将民主输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不管这个国家正处于哪个政治发展阶段。灾难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相继发生。亨利·海德，一个保守的共和党议员，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意识形态的野心已经被当成战胜常识和经验的王牌。他说：“我们可以用民主作为武器来动摇我们公开的敌人，而且可以反复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只期待结果有益并发动革命力量，那么，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个深刻的而且可能无法挽回的错误。历史给了我们教训：革命是危险的东西，往往更具破坏力而不是更有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控制的。”

从广义上来说，虽然西方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民主的企图失败了，但西方的确成功地使全球实现了民主化。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授权给它的公民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世界上相信这一点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中国，公民们已经抓住了经济自由提供给他们的机遇来彻底地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自由政策来鼓励公民改变自己的生活。从全球角度来看，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人类精神的民主化。西方世界应该为此欢呼，而不是对那些选举形式还不够完善的国家出言不逊、横加指责。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社会对庆祝人类精神民主化的巨大胜利还犹豫不决。他们深切体会到，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清算的伟大日子必将到来。因为民主精神聚集了力量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会逐渐地质问自身所处的不民主的世界秩序。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有效地描述过这种世界秩序，在他的著名随笔集《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有这么两句话解释了目前的形势：“在文明政治中，那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和人民不愿再被动地接受继续做西方国家殖民的目标，而是要加入西方的队伍，做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他还补充道：“西方实际上是在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实力和经济资源来统治世界，以这种方式来保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以及提升西方政治和经济价值。”他是正确的，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继续保持不变就是灾难之源。

西方人不愿承认他们对全球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这对全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西方社会必须作出选择：在 21 世纪它们是否还要捍卫西方利益和西方价值观。大多数西方人喜欢认为他们主要是推进西方价值观，而民主高居其首。然而，世界其他国家却注意到了西方社会是如何有选择地推进民主。以沙特阿拉伯为例，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热衷于在沙特阿拉伯推进民主，因为它们担心这会危及到西方的石油供应。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非西方的视角来看世界，让身处西方的 9 亿人来欣赏其余 56 亿人的观点，虽然文中描述非西方观点所用的语言和概念是西方式的，它们的背景和起源均来自西方。这正是本书为西方所作出的众多伟大贡献之一。描述当代现实的大部分概念是西方的，世界其他国家愿意吸收和使用西方概念是构筑

全球乐观主义的最强大的基础。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现代世界中获得成功和繁荣，它们不会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相反，它们愿意同西方一起实现世界的繁荣。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准备学习和吸收西方最好的实践经验来发展它们的社会，这是一种新的、巨大的文化自信的迹象。

说明本书不同于西方论调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本书指出了在我们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中，西方既是解决方案的一大部分，又是问题的一大部分。而后者，在绝大多数西方论调中极少被提到。事实上，作为一个西方知识分子聚会的频繁参与者，我经常因为惊讶地发现当他们应该对新现实表现得更加开放的时候实际上却变得更加保守而远离他们。每当我读到《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论坛版时，常常陷入绝望之中。报纸上充斥着胡言乱语，他们认为占世界人口 12% 的西方人会继续统治西方以外的 88% 的人。

在西方，没人能抓住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最突出特色的全部含义。首先，我们已经抵达了世界历史的西方统治时代的末期（但这并非西方的末日，只是这种西方独占鳌头的强势文明只能再持续几十年）。其次，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亚洲国家复兴的过程。西方的战略论调应该集中在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上，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的全球挑战——从恐怖主义威胁到气候变化，再到核不扩散制度的存续——面前，西方都从能够胜任变得无力应付。伴随着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无能为力加重了西方的不安全意识。

因此，在管理世界秩序时，我们正走向一场真正的危机，除非西方改变应对态度。在未来战略的选择上，我们应该学习中国人的智慧。西方词汇“crisis”（危机）在汉语中是由两个字“危”和

“机”组成的。太多的西方人都看到了危险，却很少有人能看到机遇。本书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亚洲进军现代化（下一章将描述）既给西方人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待这种进军，如果西方人能够学会合作，而不是一味地对抗，将有助于使 21 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愉快的世纪之一。

我的目的就是使西方读者（以及非西方读者）在读完本书后能够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乐观。我是乐观的，我相信我的孩子们比起我来会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我把本书献给他们的原因。但是我也知道，乐观的果实不会在他们那里自动生长出来。他们需要决定性的人为干预，采取行动的時刻就是现在。

最后，让我以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来结束这篇导论。这些统计数据不是我做出来的，而是拉里·萨默斯^①做的。当我把手稿交给他评阅的时候，他回复时写了一段，那是他经常用来描述亚洲崛起的话：“他们把这种崛起叫做工业革命，因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达到了 50%。在当今亚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许能达到 100 倍。亚洲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将成为此后 300 年的历史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故事，而冷战和伊斯兰世界崛起的历史故事将位居第二。”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对他所声称的亚洲人的生活水平会在一生中提高 100 倍，是持怀疑态度的。幸运的是，我碰到了世界银行的前任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他也在拉里·萨默斯那里读

① 即劳伦斯·萨默斯，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财政部长，2001—2006 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编者注

到了这些统计数据，并且也表示怀疑。因此，他吩咐他的研究助理核实这些数据。当然，他们对数据进行核实后，发现拉里·萨默斯是对的。对本书表示怀疑的读者同样也可以去作类似的核实。如果他们的研究最终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富有戏剧性的亚洲崛起故事将深深印在他们的心里。

第 1 章

未来的三种可能

2006 年 12 月 30 日，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主要政治党派平等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承诺免费分发彩电，而且已经发放了 6 万台，并计划再发 3 万台。平等党秘书长 T. K. S. 埃兰格维姆先生用彩电已经是生活必需品来解释这一举措，他说：“如今，彩电不仅是用来娱乐，更多的是用来传递健康、政治和公共事务信息。”

斯里兰卡有 310 万泰米尔人，而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有 6200 万泰米尔人。起初很多印度的泰米尔人都同情猛虎组织的斗争，就像很多海外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样。但不久，猛虎组织的暴力行径让印度泰米尔人心生不满。同时，随着印度的现代化，泰米尔纳德邦的泰米尔人开始致力于现代化进程，并努力使自己过上舒适的现代生活。如今，泰米尔纳德邦通过大选产生的政治人物不再是猛虎组织的狂热支持者，而是像埃兰格维姆这样答应提供免费彩电的人。

泰米尔纳德邦像亚洲许多其他地区一样行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印度幸运地拥有众多天才和精英，而泰米尔拥有的天才和精英又是印度诸民族之最。许多著名的数学家都出自泰米尔纳德邦，包括 20

世纪杰出的数学家斯里尼瓦萨·拉马努詹、以数字理论研究著称的皮莱、同样以数字理论研究著称的拉马纳坦、数字理论和代数几何专家 C. P. 拉马努詹、研究 Pisot-Vijayaraghavan 数的维贾亚拉卡凡、耶鲁大学电脑科学和数学教授拉文德朗·卡纳安，他在 1991 年因为凸体量学方面的研究获得离散数学富克尔松奖的联合优胜奖。还有两位泰米尔人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分别是 1930 年的拉曼爵士和 1983 年的昌德拉塞卡。生于金奈的纽约大学教授斯里尼瓦萨·瓦拉德汉，因为对概率论的基础性的贡献，尤其是建立大偏差的统一理论，赢得 2007 年的阿贝尔奖——这一奖项被视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此外还有许多天才的泰米尔人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成功。如今世界上最著名的泰米尔女性是美籍印度裔人卢英德，现任百事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为什么一下子列举这么多杰出的泰米尔人？就是为了突出本书的主题，亚洲的勃发就是因为诸多亚洲智者的创造力在闲置了数百年之后正喷薄而出。假如像泰米尔纳德邦这样一个小地方（其人口大约占印度总人口的 5%）都能产生那么多杰出的天才，那么请设想一下整个印度实现现代化以后，将在世界上产生怎样的影响！仅在印度一国之内，就能复制很多欧洲的成功故事。因为单单泰米尔纳德邦（6200 万人口）就相当于一个法国（6090 万人口），古吉拉特邦（5060 万人口）可比西班牙（4340 万人口），西孟加拉邦（8300 万人口）可比意大利（5860 万人口）。所以，印度对全球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有句古老的阿拉伯谚语这样说：谈论未来的人即使他们说中了也是在撒谎。没有人能预见未来。但另一方面，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已知的现实，对未来稍加猜测并作出合理的推断。假如你能测量出